



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权力、话语与方法——葛兆光《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》前三章读后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6-19

[作者] 李安源

[单位]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研究所

[摘要] 去年岁末，我在参编刘伟冬先生主编的《美术史与方法论》书系时，就常常带着一个疑团，今天我们研究美术史，言必称图像学、心理学、风格学、考古学、社会学等等，而实际上，真正能从根本上挣脱传统文献学“六经皆史”的樊篱，实在是少之又少。在我们整理出来的所谓经典的美术史研究论文中，几乎所有被冠以风格学、心理学、考古学、图像学研究的文章，方法仅仅是方法而已，论断、见解仍然湮没在文献的海洋里，总之，这些被参考引用的文献，有古代与现代的，有中国的与西方的，有争议与没争议的，在这里，统统为我所用。我们带着困惑询问老师，回答是：方法不可能孤军奋战，常常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

[关键词] 葛兆光;《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》;权力;话语;方法

去年岁末，我在参编刘伟冬先生主编的《美术史与方法论》书系时，就常常带着一个疑团，今天我们研究美术史，言必称图像学、心理学、风格学、考古学、社会学等等，而实际上，真正能从根本上挣脱传统文献学“六经皆史”的樊篱，实在是少之又少。在我们整理出来的所谓经典的美术史研究论文中，几乎所有被冠以风格学、心理学、考古学、图像学研究的文章，方法仅仅是方法而已，论断、见解仍然湮没在文献的海洋里，总之，这些被参考引用的文献，有古代与现代的，有中国的与西方的，有争议与没争议的，在这里，统统为我所用。我们带着困惑询问老师，回答是：方法不可能孤军奋战，常常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文献信度的纠缠由来已久，从章学诚到古史辨派，都意识到“一切文士见解，不可与论史文”的事实，中国的传统，文史常常是不分家的，例如普及文学读本《古文观止》，几乎所有的著名史学专著，靡不在尽彀中，即使是号称史家之绝唱的《史记》，也充满了奇诡的文学色彩。但是，无论是章学诚还是古史辨派，毕竟还是一群离不开故纸堆寻找新大陆的学究，将触角从汗牛充栋的文本里探出来，还只是近几十年来的事。历史文本的虚伪性，福柯的确找到了它的根源——权力的指挥棒。福柯说，“知识”逐渐积累成型的过程，就是“权力”和“话语”互相纠缠的过程，这就是历史。其实，权力包含了两个主体，一个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，我称之“大权力”；一个是话语者本人的世界观，我称之“小权力”。福柯，只发现了前者的魔力，而后者，他忽视了。就中国史学传统而言，正史就潜伏着上层建筑的势力，而野史则凝聚着撰述者的世界观。鲁迅说他更相信野史，其实，野史背后的权力，只是较正史更隐蔽而已。美术史也可以例证这个事实。宋代，主流画风是法度严谨整饬，那是因为皇家赞助，所以宋徽宗主编《宣和画谱》，开头总要道统一通，接着便是以皇家趣味为画人立传。说到传记，中国传统史学，曾以史、传互载并言。将专史和传记在体例上分治，是很晚的事。据说左丘明始创传体。刘勰称：“传者，转也，转受经旨，以授于后，实圣文之羽翮也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）可以见得，“传”，本来是“辅经”的，这种由史官所秉笔负担的话语系统，功能在于“论本事而作传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。”（班固语）“本事”为一层，解释与诉求，又为一层。总之，“史述”也好，“传记”也好，除了本事的信实以外，其兴也远，于是便堂而皇之的文学起来。其中，“有与夺焉，有褒贬焉，有鉴戒焉，有讽刺焉。其为贯穿者深矣，其为网罗者密矣，其所以商略者远矣，其所发明者多矣”（刘知几《史通》）。《宣和画谱》，基本上就是一部由皇家精选的画家传记，《画谱叙》云：“且谱录之外，不无其人，其气格凡陋，有不足为今日道者，因以黜之，盖将有激于来者云耳。”我想，绘制敦煌壁画的那些画工神迹，是否就因为“气格凡陋”，而不足为道的呢？一部中国古代绘画史，其叙述方式整个儿就是“画以人传”而不是“人以画传”。文本的信誉危机早已既成事实，总不能将婴儿与脏水一股脑全倒掉吧。这里有办法，我们可以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战术呀，陈寅恪说：“伪史料中有真历史。”将伪史料放在合适的地方也可以反证历史，这史料也就具有化伪为真了。真史料中有思想，伪史料中也有思想，那么，寻绎伪史料背后的思想观念也就是离真历史不远了。思想史必须摆脱长期依赖于历史文献的角色，转而寻求新的视角与方法来解决自身的危机。顾颉刚算是一位学术的猛士，他对历史的意见是：“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，由得我用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。”由“考信于六艺”到“考信于理性”，由服从于偶像到独立思考，可能是治学方法的重大转变。传统画论其实也就是绘画思想史，亦必须打破传统堆积文献、“六经注我”的僵化局面，因而也必须诉求于新的视角与方法。胡适曾指出顾颉刚的方法

是：“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”：（1）把每一件史事的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。（2）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朝代都有什么样子的传说。（3）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：由简单变为复杂，由陋野变为雅驯，由地方变为全国的，由神变为人，由神话变为史事，由寓言变为事实。（4）遇可能时，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。当然，这是古史辨的策略，不仅仅是方法，还须得“坐得十年冷板凳”才行啊。再者，近代学者多提倡治学的人格独立，这人格的独立，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话语背后的“大权力”膨胀，却无法保证“小权力”不越俎代庖。克罗齐说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；柯林伍德又说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；记不清是谁还说过，一切历史都是选择史。当代史也罢，思想史也罢，选择史也罢，你永远无法摆脱那些被层层茧覆的文献，因为，那些文献，也曾当代过，也曾思想过，也曾选择过，它们已经成为无法还原的文本，用福柯的话说，它们，都只不过是权力包装过的话语。以上，是我读葛兆光的《思想史课堂研究讲录》前三章，生发出来的一点感想。葛氏的史观，其实可以看作是古史辨的遗响，他的洞见，也许预示着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走向成熟。

[我要入编](#) | [本站介绍](#) | [网站地图](#) | [京ICP证030426号](#) | [公司介绍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我要投稿](#)

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© 2003-2008 Email: leisun@firstlight.cn

